

## 懷念祁怡樂姑娘（Sr. Lore Spilker）及凌瑪利姑娘（Sr. Maria Lange）

撰文：黃光龍先生

前失明人福音書刊中心行政秘書

前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校友福音事工主任助理

祁姑娘與凌姑娘在性格方面，兩人各迥異：一閑靜、一好動；一莊容、一隨和；一徐緩、一迅疾；上帝就是這樣使她倆連在一起，奉差來到香港，在心光盲人院彼此配搭，服侍了視障人士三十多年。

祁姑娘習慣對著鏡頭拍照，皆因多數由凌姑娘執照相機。祁姑娘舉止比較端莊，因此她拍照時都會正經八百的，而凌姑娘卻是一個隨和、隨興的人，所以她的照片有時會見到她側著面。兩位可愛的宣教士總是笑容可掬的。

從一件小事情可以看見祁姑娘比較鎮靜和注重儀表。話說有一年的「家庭營」，當眾營友仍沉睡在美夢中的時候，消防警鐘突然大作，各人慌張疏散，集合再點算人數時，獨不見祁姑娘下樓來，大家都在憂心忡忡時，消防車趕到，我們數人隨著消防員直奔祁姑娘房間拍門。不久，只見祁姑娘穿著整齊的制服，梳理妥當頭髮，滿面笑容的站在我們面前，我們才放下心頭大石。——後來查察得知乃是消防誤鳴。（「家庭營」為舊生「夏令營」的前身，八零年代因著生養眾多，因此籌劃了家庭營，讓舊生一家人可以開心地參與同一個營會，後來因著舊生的孩子長大了，而新一代的舊生也沒有那麼「好生養」，因此改作為舊生而設的夏令營。）

祁姑娘經常會讓人感覺有一種傲慢的神情，其實不然，皆因她習慣思想謹慎，需要考慮周全，同時她需要時間去消化、理解我們用粵語所說的内容，所以會有停頓的空間，而這段停頓的時刻，正是她表情停滯的一刻。而凌姑娘因為經常探訪舊生，能掌握更多俚語、俗語和潮語，所以反應會稍快些，惟獨粵音的人聲較為難掌握，我們很喜歡學她說：「我好想食你。」其實她是好喜歡認識新朋友，「好想（認）識你。」而當凌姑娘發現讀錯音的時候，總是將該字的上下音重覆唸著，並且左顧右盼的看著我們，冀望接納她的錯誤。

講到凌姑娘，我想問各位校友：你坐過凌姑娘駕駛的車子嗎？你知不知道其實你是坐上了一輛驚恐汽車？——凌姑娘很喜歡一邊駕駛著車子，一邊與你交談，分享生活、分享意見，而她秉持著西方人的良好習慣，就是很尊重的、禮貌的以她的目光望著你，或是側著頭向著坐在副駕駛座的你，或是從車內的倒後鏡看著坐在後排座位的你，當然，有時她亦會望一望車子前方的道路。我已經有很多次作了凌姑娘的「眼」，代她望著前方的道路，而她亦不以為意的，重施「故技」。感謝主，多年來主都保守她——亦保守了你，沒有讓她發生過交通意外。反而有著謹慎駕駛精神的祁姑娘，卻曾因慢駛而碰倒在馬路邊的鐵馬，不巧正砸傷了一名施工工人的腰部，我是唯一的座上客，所以要為祁姑娘的駕駛情況當了證人。

舊生津津樂道的一句話：「哪！無困難架！」這是凌姑娘經典的對白，她總是以這樣的說話鼓勵別人，激勵自己，為舊生謀求更好的福利。在她這句說話之下，為單身視障校友而設的「迦南團」，以及「視障三福佈道訓練」等等工作，就這樣開展了。與她一起事奉的同工，她總是以一句「有困難咩？」作開頭，然後以一種可愛、呆萌的眼神望著你，或是左顧右盼的等待著你解說困難之處，最後總是屈服在她「無困難」的神情下，按著她的意思開展她的事工計劃，家庭營、家庭講座、「突破雜誌」錄音事工等等，就是這樣開展了。

凌姑娘是一個十分律己的人，而且很愛所有與視障人士有關的人和事。她雖然在「失明人福音書刊中心」為行政委員，沒有收受分文，但因著愛書刊中心的同工，當沒有外出的日子，她都會準時九點鐘到達當年在心光舊校舍的西樓梯地下室——書刊中心的行政辦公室，與同工一起讀《信徒箴言》及祈禱，然後才離開繼續她的工作。雖然凌姑娘每天都是早已先閱讀了《信徒箴言》靈修，但她仍會堅持與同工再讀一次，好培育同工得著靈糧。

她亦無條件的愛舊生，雖然知道有些舊生是故意或過份的要求，她也樂意為他們奔波走動。就如當年凌姑娘與祁姑娘準備前赴參觀我的婚禮，但因著有位舊生臨時致電要求凌姑娘陪伴入院，雖然凌姑娘知道她「慣常地」生病入院，凌姑娘亦會選擇去陪伴她而缺席參觀我的婚禮，只能由祁姑娘代表出席。

2021年5月